

傅斯年與立法院

● 胡濤（前立法院秘書長）

代議制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一環，以我國而論，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的立法委員如果是學養兼備之士，便能將民主政治領上康莊大道，如果僅是一些譁眾取寵的砲客，國會就容易被野心家操縱，人民不但享受不到幸福，反而會遭受禍害，這是有些民主政治國家不上軌道斑斑可見的事實。我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中不乏學養兼備之士，傅斯年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可為殷鑑。

大砲立法謬誤一士

傅斯年的政治嗅覺特別靈敏，是個學者論政的典型人物。抗戰勝利後他曾短暫代理過北京大學校長，其間他在報章雜誌上時有驚人的評論，尤其對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施政窳劣的評論十分火辣，他竟直呼「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下台不可」，獲得社會大眾熱烈的回響。當局曾有意借重他的長才，出掌考試院，但他僅願出任民意代表，卻無攝取權位的慾念，顯示他的狂狷性格。

北京大學的四位靈魂人物是蔡元培、胡適、蔣夢麟、傅斯年，其中傅斯年有些特別突出的地方；他不但學富五車，而且涵養深厚，雖然他早就被貼上學界泰斗的標誌，卻有少為人知的一面；初看他似有急激的性格，

其實他虛懷若谷，具有大儒的風範。他不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但國民黨把他看為一個忠誠的諫諍人士，也就無懼於他的嚴厲指摘而禮聘他出任北京大學校長，這是國人所期待的安排，認為他定會當仁不讓，想不到他卻另薦遠在美國的胡適博士回國擔任斯職，他還承諾在胡適未到任前從權代理。他這種既不矯揉造作而是誠意讓賢的器度，加上他不畏艱難、勇於任事的節操，對照他當年大聲疾呼要國民黨的政界巨擘宋子文下台的聲勢，真叫國人至今如見其人，對他景仰不已。

傅斯年代理北京大學校長時，正值八年抗戰勝利後從雲南遷回北平的復原時期，原來的校址已被日軍踐踏得破舊不堪，兼之百廢待舉，使他的復原工作如同草創，十分艱困。胡適自美歸國接任後，看到萬事辦得井井有條，欣歎不已，並坦率承認這是他本人所做不到的，對傅感佩不止，讚譽傅是個稀有的辦學天才人物。

一九四八年初，傅斯年在家鄉山東省以高票當選立法委員，立法院在同年五月中旬集會時，執政黨提名孫科為院長候選人，浙江選出的陳立夫執掌國民黨的組織多年，擁有堅實的基礎，應該是勝算在望，無人置疑，卻有眾多立法委員力挺傅斯年出面對抗，選舉結果，傅僅以些微票差落敗，這雖是意料中事，但已看到傅斯年崛起的聲望，銳不可擋。

接掌台大經師人師

鑒於傅斯年重建北京大學的輝煌成效，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後便請傅斯年接掌台灣大學，傅接任後，為了專心辦學乃毅然立即辭去立法委員職務，這又讓我們看到他任事不苟的難能可貴。這雖然突叫立法院瞬間失去一件瑰寶，卻給教育界送上一帖興奮劑。更可貴的是傅斯年雖曾從政，但他是以終生奉獻教育為職志的，稱得上是個現代的師表！

傅斯年接掌台灣大學後，做了兩件別人做不到的事，一是他延聘了國內外的一流教授來校授課，大大提升了台灣大學的學術水準。二是他廣闢財源設置了許多寬厚的獎學金，廣納了國內外的中華優秀青年，為國家培植出一些棟樑人才。這兩件事若非借他在學術界的聲望和因而建立起豐沛的人脈是絕難做到的。另外他還做了一件別人做得到但不一定樂為的事，就是他大舉提拔了許多台灣本地籍的優秀青年，彌補了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期間奴化台灣青年的遺憾。這是他治學以外看得遠也看得深的一幅願景，相信這是今天台灣的有識之士感戴不盡的事。

當時的台灣大學是一所僅有的國立大學，但中央政府甫行遷到台灣，在一切制度尚未就緒以前，學校所需經費都暫由台灣省政府供給，省議會開會時，傅校長就必須應邀列席報告並接受議員們的質詢。在一次會議中，一位台灣省籍非屬執政黨的議員名叫郭國基的，對傅校長提出嚴厲的責難。郭議員挾著黨外人士不受約束的背景，屢對政府官員提出聲色俱厲的苛責，是一個赫赫有名的大砲，人家都把他看作是政府官員的剋星。這天傅校長被激動，於答復郭大砲的質詢時，忽然因腦溢血發作，當場倒在講台上，瞬即與世長辭，台大學生們在廣播新聞中聽到這件突發事件，便群集在台北市泉州街近鄰的省議會去抗議郭大砲把他們的傅校長氣死了。省教育廳廳長陳雪屏因知學生們越集越多歷久不散，因恐演變成學潮，就馬不停蹄的趕到省議會去對學生們善加解釋，說廣播中所播報的這則新聞用的是兩個文雅的字來說傅校長「棄世」了，但不是「氣死」，學生們纔由悲憤轉為悲傷慢慢散去。可見學生們對傅校長愛戴之深，事後還把傅校長葬在校園中，把傅校長的墓園取名「傅園」。這說明傅校長不僅是位授業解惑的師長，而且還是個視學生如子女的慈父呢。

我們回想起這段歷史來，每覺立法院固然失掉一位模範代議士，但國家卻多了一個不平凡的經師人師。哲人已萎，他的功業長留人間。